

李奕明／著

绿瓦楼

之谜



海燕出版社

绿瓦楼 之谜

李奕明\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瓦楼之谜/李奕明著.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2.1

ISBN 7-5350-2248-0

I. 绿... II. 李...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155 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大 32 开本 9.5 印张 228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50-2248-0/I·618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穿迷彩服的人	(1)
高山下的孤坟	(10)
一个英雄与三个姑娘	(24)
小不点站岗	(34)
南国绣球	(42)
“野狐”的圈套	(52)
失踪的情人	(74)
受辱的天使	(86)
孤岛上的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107)
奇特的恋爱	(122)
地狱里的圣女	(133)
情中案	(146)
绿瓦楼之谜	(165)
保镖	(176)
受审判的灵魂	(186)
神秘的举报人	(197)
乡里来了管官的官	(209)
不封口的圆圈	(220)
未死先讣	(224)
鲍叔牙荐相	(232)
后记	(298)

穿迷彩服的人

长桥市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迎春”高级宾馆。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夜里 11 点光景，宾馆里来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此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黄绿相杂的迷彩服，手里提着一个特制的拉链黑皮箱。他走到服务台前，把头一伸：“同志，有床位吗？”

当班的服务员叫王莉莉，她将来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心中犯起疑来：说他是军人吧，却蓬头垢面，没有军人的仪表；说他不是军人吧，可又戴着领章、帽徽。王莉莉问道：“有证件吗？”

“有！”来人将证件递了过来。王莉莉接过一看，是军人通行证。上面写着，某某同志，由某地经某地，至某地，落款是某某部队。盖有鲜红的大印，清清楚楚，不容置疑。

王莉莉把住宿登记簿递上去，那人“刷刷”几下就填好了。然后一边将登记簿递给王莉莉，一边说：“同志，我要两个床位！”

王莉莉朝登记簿上看了一眼：“你不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

“那要两个床位干什么？”

“我还有一个人。”

王莉莉不高兴了：“你这人说话怎么前言不搭后语？”



他声调很高：“可我说的都是实话！”

王莉莉说：“这就怪了！你的通行证上明明只写了一个人呀！”

“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跟我一起来的。”

“他人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不耐烦了：“请你不要问好不好！住一个床位付一个床位的钱，住两个床位付两个床位的钱。我要两个床位！”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执行任务！”

他的话硬得很，王莉莉不好再问了。她知道，军队里总有一些机密的事，是不能跟一般人讲的。爸爸 1947 年参加革命，每次出去干什么，从来都不告诉妈妈，妈妈问，他就说：“执行任务！”王莉莉口气缓和下来，说：“大间只剩一个床位了，还有一个小间是两个床位的，只是价格高一点，住不住？”“一个床位多少钱？”“15 元。”“住！”王莉莉便将房间号码登记上，递上一把钥匙，告诉他说：“三楼 304 号房间。”那人接过钥匙，提上黑皮箱，就上了楼。

王莉莉朝门口看了半天，也没见有人进来，心里不禁又涌上了一团疑云，她想上三楼看一看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到底是跟什么人住在一起，于是就提着一瓶开水上了楼。

王莉莉来到 304 号房间门口，见里面灯是亮着的，听了听，果然有说话的声音，“……你说过，要找个高级宾馆住住，痛痛快快地喝他个一醉方休。今晚，咱俩不醉不散。来，干！”“当”碰杯声，“滋溜”酒液入肚。王莉莉敲了敲门，里面发问：“谁？”王莉莉说：“我。”“干什么？”“送开水。”“进来！”

门没上锁，王莉莉一推就进去了。她把水瓶放到桌上，用眼角把屋里扫了一遍。靠墙双人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两瓶打开了盖子的罐头盒，一瓶是午餐牛肉，一瓶是油炸带鱼，摊开的牛皮纸



上还放着一只撕得七零八碎的烧鸡，两边各放了一双筷子，一只茶杯，茶杯里都斟满了酒。穿迷彩服的军人坐在外边的沙发上，脸喝得通红，里边的沙发上却是空的。四周没有人，洗脸间的门是开着的，灯亮着，也没有人。

王莉莉好生奇怪，明明听到穿迷彩服的军人在跟一个人说话，怎么就不见那个人呢？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可能，房间就那么大。是跳窗逃跑了？也不大可能。王莉莉进门的时候，窗是关着的，而且还上了插销。那么那个没露面的人到底到哪儿去了？这个穿迷彩服的古怪人真是军人吗？他究竟来干什么？

王莉莉从 304 号房间走出来，越想越觉得可疑。12 点交过班，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夜翻来覆去的，不觉天已亮了。想起昨晚的事，越想越不对劲，她赶紧坐起来，穿好衣服，走进值班室，拿起电话，接通了公安局。

公安局正在值班的是一位青年侦查员，名字叫钟成。钟成接到王莉莉的报告，立即联想到昨天公安局里接到厅里一个通报，说是附近某县银行被盗，罪犯已携带巨款潜逃。这个形迹可疑的人与那个潜逃罪犯是否有关？他放下电话，迅速穿好衣服，来不及向局领导报告，就骑上摩托车飞驰而去。几分钟后，到了宾馆门口，他跳下摩托车，直奔一楼值班室，王莉莉正等着他。

听罢王莉莉的详细报告，钟成以一个公安人员特有的警觉，推断这个穿迷彩服的军人很可能是个假军人。现在冒充军人、高干子女作案的事屡见不鲜；即使是真军人，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作案的可能。否则他说话为什么前后矛盾，令人费解？为什么又把他的同伴藏起来？会不会这就是那个携带巨款潜逃的罪犯，为了逃避追捕，化装成军人，深夜潜到宾馆里来，与他的同伙接头、销赃？他手中提的那个黑皮箱里，会不会正装着大量的人民币？有可能，很有这个可能！想到这里，钟成就像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听到冲锋号，



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他是一个公安战士，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打击罪犯，这是他的责任，他绝不能让一个罪犯从他的身边溜掉。

他决定先到 304 号房间看一看。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他叫王莉莉借来一套男服务员的服装换上，然后提上开水瓶，拿着一串钥匙，向三楼走去。

5 月份夜短昼长，天亮得早，住宿人员大部分还没有起床。少数要赶早班车或出去办事的人起来了，有的在收拾东西，有的在洗漱。服务员在拖地板，往房间送开水，动作都是轻轻的。钟成好像生来就当过服务员，迈着慢悠悠的步子向 304 号房间走去，将钥匙轻轻插进锁眼里一拧，一推门就进去了。他若无其事地将水瓶放到桌上，用眼光瞥了一下，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外边床上睡着一个人，从床前椅子上放着的衣服看，这就是那个穿迷彩服的人，他已经醒了，正翻身要起床。里边那张床上被子是铺着的，人却不在了。黑皮箱放在被子上面，拉链上了锁。钟成从 304 号房间走出来，在水池旁找了一个拖把，一边在走廊上拖着地板，一边监视着房间内的动静。

不一会儿，里边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大概是在洗脸刷牙。停了一会儿，门开了，那人走了出来，仍然穿着迷彩服，提着黑皮箱，顺着走廊向楼下走去。钟成赶紧放下拖把，从后面跟了上去。到了一楼，那人走到服务台前，放下皮箱，将钥匙递上去，说了声“我走了”，就提起黑皮箱走出了大门。

钟成立即冲上去，对王莉莉说：“我要盯住他。你赶紧帮我向公安局挂个电话。”说罢就尾随着那个人走了出去。

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接头的门牌号。走过一个邮电所时，他突然站住了，然后一转身就走了进去。在齐胸的墨绿色柜台前，他将皮箱放好，掏出一分硬币，买了一张电报纸，“刷刷刷”写了几行字递了过去，接着就付



钱,然后提着皮箱出来了。钟成迅速走到柜台前,掏出工作证在服务员面前一亮,要过那人的发报底稿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河南古都市 34567 我与 07 明日 8 时到达

钟成一惊:此人居然与外省有联系,而且还有代号,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犯罪团伙。他立即走出邮电所,在纷乱的人群中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大概那人并没有发觉有人盯梢,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

来到 3 路公共汽车站,正好有一辆班车过来了,穿迷彩服的人提箱从前门上了车,钟成紧走几步从后门上了车。车子到了火车站,车门刚一打开,那人就急匆匆跳了下去,钟成立即跟了上去。

那人照直走进了车站售票处,朝着“北方”售票窗口走去。窗口前排了好长的一条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前挤。马上就有人发话了:“喂!自觉点!”“解放军应该有觉悟!”有人干脆教训说:“当兵的,有什么了不起!排队去!”他根本不在乎,回过头来把眼一瞪:“嚷什么!排队?打越南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去排队呀?”钟成想:这人肯定是惯于冒充的老手。可这些毫无警惕性的旅客,竟轻易地被他的话镇住了。前边的人让了让,他走到窗口前,把钱递进去:“古都市,两张!”钟成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又是一个“两”!钟成从侧门进售票室,买了一张与他同车厢的座号票。

列车停在月台前,旅客们已排好队,等候检票进站。穿迷彩服的人站在人群中间,前后都没有穿军装的,他的另一张票是给谁买的呢?或许他的同伙穿着便装正站在他的身边?他的前边是一个老太婆,牙齿已经掉光了,瘪着嘴。是这个人吗?不可能。他的后边是位姑娘,擦着口红,描着眉,一副港台小姐的打扮。是这个人吗?不敢断定。

旅客们检票进站了。钟成按座号票进了 8 号车厢,看见那个



穿迷彩服的人正站在过道里，背靠着墨绿色胶皮椅子的边缘，黑皮箱就放在他身后 38 号座位上，紧挨着的 39 号座位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瘪嘴老太婆。钟成暗吃一惊：难道这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太婆，竟会是他的同伙？难道昨天晚上睡在三楼 304 号房间的那个幽灵一般的人就是她？而且她还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或者这个老太婆干脆就是化装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呜——”列车拉响了汽笛，慢慢启动了，只见穿迷彩服的人站了一会儿，就在过道里坐了下来，他把头往膝盖上一搁，就睡开了觉。他的瞌睡也真大，就像一百天没睡过一样，走道里人来人往，磕磕碰碰，他竟丝毫不受影响，而且还响亮地打起了呼噜。谁也搞不清他是真睡，还是假睡。过往的旅客不乐意了，难听的话也跟着出来了：“这人是怎么回事？有座位不坐。却偏偏让皮箱占着。”“哼！我看神经恐怕有点不正常。”

这时走过来一个男青年，皮夹克，牛仔裤，火箭鞋，大鬓角，卷头发。他嬉皮笑脸道：“解放军艰苦奋斗惯了，享受不得。哥儿们站着腰痛，借个位子坐一下。”说完，便挨着皮箱坐了下去。

这时候，只见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噌”地跳了起来，大声喝道：“你给我站起来！”“卷头发”故意装傻道：“站起来？站起来干吗？噢！你是要我站起来把皮箱放到货架上，免得坐着不舒服？行行行，咱现在就站起来。”说罢，提起皮箱就要往货架上放。

穿迷彩服的人怒不可遏地命令道：“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干吗？噢！你是怕累着我，要亲自来放。行行行，咱现在就放下。”

穿迷彩服的人用手将他往外一拨拉：“你给我滚一边去！”“卷头发”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住脚：“哎哎哎，你解放军怎么打人啦？”他掙着袖子、晃着拳头迎了上来，“咱哥儿们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





穿迷彩服的人轻蔑地哼了一声：“少来这一套，老子连越南鬼子都不怕！”“卷头发”讥讽道：“打过越南鬼子有啥了不起，炮灰而已。”

穿迷彩服的人浑身一震，脸涨得通红，眼球似乎要爆出来，他攥起拳头，哆嗦着嘴唇说：“你，你，再说一遍！”“卷头发”不甘示弱，冲着他又喊了一声：“炮灰！”“你？”他眼里冒火，一拳打出去，可半道上又突然收了回来。“嗨！”一下子砸到座椅靠背的棱角上，手破了，殷红的鲜血渗了出来。

这时，只见穿迷彩服的人用那只滴着鲜血的手，“刷”的一声将黑皮箱的拉链拉开，颤抖着从里面捧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方匣子。他轻轻地将红绸布层层揭开，里面露出的竟是一个骨灰盒！

穿迷彩服的人仰起头，揪心撕肺地大笑道：“炮灰？哈哈哈，这就是炮灰！来呀，你来坐呀。你是人吗？你能坐得下去吗？”

这时，只见他脸色变得煞白，豆大的虚汗从额头上直往下淌，身体颤抖着，越来越剧烈。突然他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可两只手还是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不放。

整个车厢都震惊了。“卷头发”一见苗头不对，悄悄溜走了。人们纷纷围过来，关切地问道：“解放军同志，你怎么啦？不要紧吧？”有人上来为他抹胸捶背，有人调好了一杯糖水递了上来。穿迷彩服的人接过糖水喝了一口，情绪才慢慢镇定下来。一些好奇的青年便开口问道：“解放军同志，你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吗？”他沉默了一下，说：“好吧，我告诉你们。”

原来他叫魏保国，他有一个战友叫武志军，两人今年都是19岁。去年他俩一起从乡下入伍，分在一个班里，后来又一起开到前线。临战前的那天晚上，两人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他们都不会抽烟，却买了两包“大重九”，坐在一起一枝接一枝地抽着。魏保国问武志军在想什么，武志军说，他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大城市，打完仗

以后，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好好逛一逛，找一处高级宾馆住上一宿，再买上一瓶好酒，喝他个一醉方休。魏保国又问他还想什么，他沉默了半天，说是想妈妈，想得特别特别……厉害。说着，说着，两个人的泪水都不知不觉出来了。他俩都是妈妈的独生子，万一牺牲了，妈妈会是多么地伤心啊！魏保国说：“志军，我万一回不去了，你看在我们战友一场的情分上，一定要多去看望我的妈妈，她看到你，就一定会想到我。”武志军说：“你放心。你光荣了，你妈就是我妈，我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我要是光荣了……”魏保国接过来，说：“你妈就是我妈，我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武志军高兴得一把将魏保国搂住：“那我们就是亲兄弟。死了一个，还有一个，不要紧的！”他俩都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了对方。

凌晨两点，部队出发了。他们连是团里的突击队，他们班是连里的尖刀班。魏保国是班长，他把班里每一个战士都编了号，武志军是07号。战斗打响了，他们猛虎一般向敌人阵地扑去。武志军一直冲在头里，一连消灭了十几个敌人。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在武志军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的左胳膊被一块弹片击中，整只胳膊差点儿被炸飞了，只连着一点儿皮，他仍不顾一切地单手端起冲锋枪，将枪托抵住胸部，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他发现一个敌人正在瞄准班长魏保国，而魏保国正在拼命向敌人射击，毫无察觉。武志军喊了一声：“保国！”一下子跳到魏保国的身边，用身体一挡，端起枪对准那个敌人就是一梭子。敌人倒下了，可他的胸部也中了敌人的一颗子弹。部队很快就占领了阵地，魏保国跑到奄奄一息的武志军跟前，哭着说：“志军，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武志军微笑着，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已经伤……伤了，不……不死也是残……残废，应该留……留下你……”“不！志军，”魏保国又伤心又动情，“志军，你不会的！你要挺住，我们一定要把你抬下去抢救……”可是，只抬到半道上，武志军就牺牲了。



魏保国说到这里，声泪俱下，他用手在骨灰盒上抚摩着，哭道：“志军，我真后悔呀！我不应该给你编那个不吉利的07号，想不到这个07号竟成了你骨灰盒的编号。我真该死呀！应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是你救了我这条命啊！”

车厢里一片唏嘘声。魏保国紧紧地把骨灰盒抱在怀里，嘴里喃喃自语道：“志军，当初你是活蹦乱跳地和我一起上前线的，你今年才19岁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总觉得你没有死！真的，我带你去住高级宾馆；吃饭，我给你留一双筷子；睡觉，我给你留一张床位；买票上火车，我也要让你舒舒服服地有一个座位……”说到这里，魏保国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像开了闸的水哗哗而下。他抬起头，激动地喊道：“同志们，我们这个车厢里，难道不应该有他一个位子吗？他没有死啊，你们相信吗？他真的没有死！”

一个戴着大学校徽的姑娘，擦着眼泪对魏保国说：“解放军同志，我们相信……相信……他真的没有死……他永远不会死！”

一位解放军走过来，庄重地向魏保国敬了个军礼，说：“好战友，武志军就在我们中间，他应该有个位子！来，让武志军同志到我的位置上来坐！”说着，就伸出双手，要捧骨灰盒。

瘪嘴老太婆站了起来：“我的位子……本来就是志军这孩子的……是这位解放军见我没有号票……让我坐的……现在还是让他……到这里来坐……”

“不！还是到我这里来坐吧，我要下车了。我的位子就让给武志军同志坐！”说话的是钟成，此刻他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要立即赶回去，把这一切向局里汇报，并且还要告诉王莉莉，告诉迎春宾馆的同志们，告诉他所认识的所有的朋友们。

这时候，整个车厢里一片肃静，“武志军”的名字从车厢头一直传到车厢尾……



高山下的孤坟

在祖国南疆,距边界不到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山半坡有一片烈士陵园。那里坟包高耸,墓碑林立,像一群钢浇铁铸的武士,日日夜夜守卫在祖国的南大门。在这群烈士墓的下边,约100米的地方,还有一座无碑孤坟。坟包坍塌,周围杂草丛生,与上边那群烈士陵园相比,它显得渺小而又猥琐不堪。躺在这里的那个人叫邹良,五连一班战士。可是战友们谁也不愿提起他,因为他在五连鲜红的战旗上抹上了一块黑斑,一提他,就感到耻辱。

清明节这一天,五连连长金刚带领全连干部战士,打着“一等功臣连”的锦旗,抬着花圈,上山祭扫烈士墓。回来时走到这座孤坟前,金连长鄙夷地瞥了孤坟一眼,竟大吃一惊:坍塌的坟包已经培上了新土,周围的杂草被铲除得干干净净,坟前还放着一只用鲜花编织的精巧花环。“混账!这小子还配享受花环!”金连长生气地一挥手:“扔掉!”几个战士一齐冲上去,将那只花环撕扯得稀烂,抛了出去。临了,金连长又在坟头上踢了一脚,吐上一口唾沫,才愤愤而去。

花环扔掉了,金连长却在想:这是谁干的呢?他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以为自己带出来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是一块生铁,一旦投入五连这座熔炉,也能冶炼出一块好钢;没想到,连队初次遇敌,就出了邹良这么个败类,他感到自己的脸颊被人抽了一记响亮的





耳光。现在出了邹良不算，居然又有人把耻辱当光荣，把疮疤当鲜花，还来同情他、祭奠他，这件事怎能不了了之？

第二天一早，金连长刚一起床，一个刚下哨的战士就进来报告，说那座孤坟前又放上了一只花环。金连长一听便火冒三丈：“混账！我非查查他是谁不可！”对着值班排长大声喊道：“吹哨，集合！”

一阵哨声响过，战士们箭一般从各个帐篷里射了出来，刹那间，排列成整整齐齐的十五列纵队。金连长一脸严肃，半天也不吭声，用犀利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熟悉的面孔，然后大声问道：“谁给那个败类送了花环？有种的站出来！”

战士们一个个挺着胸脯，迎着连长的目光，没有一丝的胆怯。金连长生气地喊了一声：“解散！”就背起双手独自在草地上来回走动。这通常是连长要召集骨干研究工作、交代任务的信号。班排长们一齐向他围过来，喊道：“连长！”金连长也不看他们，一边在草地上来回走动，一边说：“你们知道这件事的性质吗？这不仅仅是同情和祭奠的问题，它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如果不加以制止，蔓延下去我们还怎么带领部队打仗，还叫什么一等功臣连！你们回去都给我认真查一查，看看是谁干的。一班长！“到！”一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战士走了过来。“特别是你们一班，平时和邹良打得火热的那几个人，要作为重点。”一班长低着头，答了一声：“是。”

干部、骨干们都散去了，金连长走向连部的帐篷。他找出一本信笺，开始给指导员写信。指导员负伤住院了，连队军政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也确实够他操心的了。他要把这件事告诉指导员，并提出自己对处理这件事的想法，以及抓住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的意见。信刚刚写好，就听帐篷外喊了一声“报告”，一班长低着头走了进来，站在连长的面前，委屈而又有怨气地报告道：“我们班没

有人给他送花环!”金连长正在把写好的信往信封里装,抬眼看了他一会儿问道:“没有?认真查过了吗?”一班长也是刚烈的汉子,见连长这样不信任他们,实在忍受不了,就昂起头来愤愤道:“不信,就请连长亲自去查!我们班出了一个邹良就足够了,我们不想也绝不会再出第二个!”说罢,转身大步走了出去。紧接着,各班班长相继走了进来,都报告说没发现有人送花环。金连长慢慢站了起来,又背起手踱开了步子:“都没有?那就怪了。今晚岗哨轮到哪个排?”“我们排。”二排长答道。“今晚在帐篷前增加一个流动哨。全部由党员排班,发现深夜有人出去,立即向我报告!”“是!”

夜里,金连长不放心,一连五次起来查铺查哨。看看哨兵,哨兵忠于职守,全在岗位;查查床铺,战士们安然入睡,一个不少。天一放亮,二排长就走进来报告:“夜里没有发现一个人出去。”金连长一边穿着衣服,一边问道:“那还有人送花环没有?”“有。刚才我专门派人去看了一下,不但放着花环,花环下边还压着一封花边信。”二排长说着,就顺手把那封花边信递了过来。“什么?花边信?”金连长顾不得扣好衣扣,就一把将花边信夺了过来。

这封奇特的花边信,金连长已不是第一次收到它了。它曾经两次使五连转危为安。

第一次是去年5月的一个早晨,执勤归来的战士在连队经常过往的路口捡到了一封写给连长金刚的信,以为是连长丢失的,就带回来交给了连长。金连接过一看,好生纳闷: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没有邮票邮戳,这是什么人写给他的信?他拆开一看,大吃一惊,只见上面写道:“今夜10时,越军将炮击五连屯兵点。”没有落款署名。金连长立即推测,这很可能是我军在越方的内线所为。不过有一点,他搞不清这个内线是谁建立的。五连换防来到前线时间不长,建立自己的内线不多,而且都是越方的老百姓,只能提供一般的情报,同时约定提供情报的方式也不对。那么会





不会是前面的部队留下的呢？如果是，部队换防时，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兄弟部队为什么不作交代？而那个内线，又怎么知道他这个连长的名字？由于对内线的情况不明，对这封信的真伪也很难断定。金连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到团部向团长作了报告。团长听后也感到很奇怪，想了一会儿，便对金连长说，不管是真是假，有备才能无患，并命他立即赶回连队做准备，晚上9点悄悄撤出，不许走漏一点风声。根据团长的指示，金连长回到连队就召集班排长开会，作了三点布置：第一，白天一切活动照常；第二，全连集体活动，不许单独外出，不许与部队无关的人员接触；第三，天黑开始准备，动作要迅速，除帐篷外，其他东西一律带走。天一黑，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动作起来，打背包，清理武器装备，然后在帐篷外集合好。金连长命各班排清点人数，回报说一个不少，他把手一挥，部队立刻悄悄地出发了。他们人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预定的一个山沟里，刚刚安顿好，就见原来的宿营地处闪出一片火光，紧接着传来隆隆的爆炸声。金连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好险哪！

第二次是去年10月，金连长又接到一封奇特的花边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越军明日凌晨3点进攻1425高地。”仍然没有署名落款。当时守在1425高地的正是五连。由于第一次提供的情报得到验证，这次金连长更不敢马虎，立即向团里报告。团长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另派两个连潜伏到高地附近，待战斗一打响，便从两翼包抄过去。凌晨3点，一阵炮火响过，越军便向1425高地发起猛烈进攻。由于五连早已做好准备，待敌人一接近射程，就向空中发射了一颗照明弹，紧接着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捆在一起，一束一束地往下扔。顿时，敌人便如刀割芦苇般一片片倒了下去。敌人开始后退，我军潜伏的两个连立即从两翼包抄了上来。霎时，激越的冲锋号声响彻夜空，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升起来，将山野照得如同白昼。金连长第一个从战